

# 軍旅号角

田  
有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号角 军旅号角 军旅号角  
军旅号角 军旅号角 军旅号角





軍旅号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旅号角/田有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0.5

ISBN 7-222-02975-3

I. 军... II. 田...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4261 号

责任编辑: 原金菊

封面设计: 孟嘉福

封面题字: 尚文

**军旅号角**

田有 著

---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五华区教委印刷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30 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200

---

ISBN 7-222-02975-3/1·790

定价: 21.00 元

# 文学作为历史的号角

## ——序《军旅号角》

张昆华

我们既不会把历史当做文学，也不会把文学当做历史。然而文学作为历史的号角，却可以呼出那些仰卧在征途上的脚印，也能够震动那些沉睡在心灵间的记忆。

田有的《军旅号角》大约就具备这种力量。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如此。这种作品在内容、形式以及艺术感觉方面都有某些审美选择。必须是历史性的文学或文学性的历史才可能产生这种超越时过境迁的局限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进驻云南边疆的这支军队，是有文化的军队。由陈赓将军率领的这支军队，从四十年代开始，在转战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西、广东、广西、云南的硝烟烽火岁月里，就特别注意吸收知识分子入伍。经过相当时期的磨炼，这些有文化的军人才像种子那样相继开花结果或长枝成材。因而我们四纵、四兵团、云南军区、昆明军区才在十几万枪杆子中推举出一批优秀的笔杆子，才创造了至今仍不失辉煌的五十年的云南边防军事文学，我们才有冯牧的《八千里路云和月》、季康的《车佛南的春天》、肖前的《保卫我们敬爱的祖国边疆》等边地通讯；也才有公刘的《佻佻山组诗》、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彭荆风的《当芦笙吹响的时候》、公浦的《绿色的底层》、林予的

《森林之歌》等文学作品。但也有短暂的一个时期似乎是新闻宣传与文学创作两支队伍各自为战。是冯牧从自身经历的体验出发，关注新闻与文学这两者的结合，既引导作家深入战地生活，又倡导记者学习文学创作。田有便是在这种结合的队伍中走在前列的一位记者型的作家或作家型的记者。

比如 1950 年 3 月田有出席十三军首届英雄模范代表会，经大会评比，他被授予“特等模范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会间他采写了通讯报道《与土匪搏斗的闫小东》，接着又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而写成小说《副连长的伤疤》，在部队文艺刊物发表后，很快就被北京的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全国。接着他又以经过冯牧、徐怀中审阅修改的《在界河边》、《扎拉的弩》、《在傣族村寨》而引人瞩目，相继在北京、天津、云南等地出书。有时我会这样想：如果不是 1957 年反右的惊恐，他很可能会成长为著名的小说家。因为那场政治风暴摧毁了昆明部队中文学创作最为活跃最有发展前途的一批青年作家。田有被迫放弃文艺创作而专心致志于部队的政治工作。那时从事文艺创作会被认为是“名利思想严重”而受批挨整。风险太大，吃力不讨好。

而田有的政治条件又是十分的好。他 1946 年 6 月参军，两年后入党，在战争年代先后立特等功 1 次、甲等功 1 次、大功 3 次、小功 2 次，建国后又因在青年团组织工作方面的建树而立三等功 3 次。这位军队的模范政治干部忍痛压抑着文艺创作活动，在当时各种运动的轮番挤压下，他虽然免于遭难，但却封杀了许多文学希望的萌动。这是时代的无奈，也是个人的悲哀。能成为不幸的幸存者而保住政治前途也就非常心苦和辛苦了。直到拨乱反正之后的新时期开始，他停顿 20 多年后，文艺创作的才能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又重新得到发挥。他在担任思茅军分区副政委的繁重岗位上，仍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写出了短篇小说《扎布》、

《死心眼》、《新来的指导员》、《战士纪委委员随想录》等，离休后仍笔耕不辍，近期又写出《等待发落》、《苦短人生》等人物形象鲜明、内容感人至深的短篇小说。

以上是田有小说创作的简况。而他大量的写作成果却体现在通讯报道——即纪实文学上。如果从1946年他发表在陈赓兵团所属部队13旅的《战旗报》的第一篇战地通讯算起，他在《解放军报》、《国防战士》报、《中国青年报》、《云南日报》等各种报刊发表和新华社转发的通讯报道至少也在千篇以上，约有五六十万字。收在本书的“散文特写篇”便是从其中精选出来的。比如描绘周希汉将军风范的《文武兼备，军政双全》，报道激战徐州外围、勇歼黄维兵团的《淮海决战之三十七团》、《弋阳逼降》以及反映滇南边境斗争的《匪巢贺光荣覆灭纪略》、《藤条河畔军情急》等篇章，都是当年不可多得的纪实文学佳作。

我五十年代曾在西双版纳的界河边阅读田有的小说《在界河边》，后来又在文山边防前线硝烟弥漫的军用帐篷里看到他的报告文学《硬骨头战士高华中》。前后数十年，岁月似水流，今日又重读，我觉得浩荡时光并没有洗刷了这些作品本来的光彩。田有的无论是小说或纪实文学之所以还能感人，是它们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的生活，也就是说历史在文学中得到了生命的保存和延长。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军旅号角》不但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文学品味。而这正是某些脱离生活的作家和某些排斥文学的记者都难以做到的。

自豪而坎坷的军旅生涯，风雨历程再回首，总听到号角声声不绝于耳。我和田有曾经长期供职于昆明军区政治部，同住瓦仓庄，只不过是他在组织部，我在文化部。如果今天还以军人身份评价这位山西老战友，我感到他一方面无愧于我军政治工作者和高级干部的职责，另一方面也无悔于记者与作家事业的追求——这两条人生轨迹，铺设过他许多美好的梦，也记载着他为官为文

的忧患或欢快的故事。但在这两者之间，得失有谁知？该成为什么，不该成为什么，都无法改变，无法再从头开始，只留下历史和文学让我们在夕阳下思索。

# 目 录

## 短篇小说篇

副连长的伤疤·····	( 3 )
在界河边·····	( 14 )
扎拉的弩·····	( 37 )
在傣族村寨·····	( 55 )
一颗美丽的心灵·····	( 67 )
掉队·····	( 75 )
扎布·····	( 94 )
“专政”·····	(119)
卧牛洞·····	(139)
死心眼·····	(159)
新来的指导员·····	(173)
新职·····	(184)
红白大事·····	(202)
战士纪委委员随想录·····	(214)
等待发落·····	(232)
苦短人生·····	(246)

## 散文特写篇

文武兼备军政双全 ——周希汉将军印象记·····	(263)
-----------------------------	-------



远程奔袭巧夺宜阳·····	(266)
淮海决战之三十七团（上）	
激战在徐州外围·····	(276)
淮海决战之三十七团（下）	
勇歼黄维兵团·····	(293)
我所见到的“钢铁营”·····	(320)
弋阳逼降·····	(328)
雪山五战士·····	(348)
捶新郎·····	(356)
一块砖的故事·····	(359)
夜老虎·····	(364)
匪泉贺光荣覆灭纪略·····	(374)
滕条河畔军情急·····	(389)
战地报道回眸·····	(397)
业余报道拾零·····	(411)
后记·····	(420)

## 短篇小说篇



## 副连长的伤疤

连部的小房子里，挤满了今天补充到这连里来的新战士。他们一面吃着花生瓜子，一面谈笑着，屋内充满了和谐而友好的气氛。老战士都是忙得不可开交，一会倒茶，一会拍着新战士的肩膀问这问那，真够亲热啦！

在这许多老同志中间，有一个人特别忙碌。他穿着一身普通战士的服装，长着一张黑而结实的脸，右眼角上有个寸把长的疤痕，左腿不知怎的比右腿短一些，走起路来两肩一高一低，看去还有些拐。可是这个同志叫人一见面就觉得好像是老大哥一样，半点也不觉得生疏。有一个新兵不小心把刚倒的一杯茶翻倒了，黄澄澄的茶水撒了满桌，心慌得不知怎么好，只见这个眼上有疤的同志赶快过来用抹布擦了擦，对那个新同志说：“没关系，没关系。到了自己家了。”说完，还哈哈地笑了起来。多么友善的微笑。

不一会，入伍新兵欢迎会开始了。文化教员把连长、指导员一一介绍过，然后他指着坐在桌子旁边那个有疤的同志说：“这是咱们副连长，老牌英雄。”还没介绍完，屋内就响起了震耳的掌声。这时人们才注意到了他身上别着好几个纪念章。“呀！原来这个就是副连长！”新战士都惊讶着跳起来说。

连长、指导员讲话以后，临着了副连长讲话，只见他谦虚地站起来，给大家敬了个礼：“连长、指导员都说过了，我没啥说的，今后咱们在一起，要像亲兄弟一样。大家刚来，也许还有些

生，但一回生二回熟嘛！慢慢就不分彼此了……”他想了想，又说：“就这些啦，有话以后再说。”他说完就坐了下来。掌声更热烈地响了一阵。大家都感到他说了虽然不到十句话，可是听起来，不知为什么那样熟悉、亲热。

开过欢迎会，新战士被分配到了各班。杜德生班长抢着背上了补充到他班两个新战士的背包。他在前面领着路，忽听后面一个新战士不知是自语还是在发问：

“咱们副连长的右眼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一个伤疤？”

杜德生像对副连长完全了解的样子，笑着说：“噢！你们问的是咱副连长右眼角上的那个伤疤吗？可是你们就没看到他左口袋上那一堆耀眼的奖章？”

两个年轻的新战士，听杜德生这样一说，心早被吸住了。他们好奇地瞪着两只大眼，没等杜德生说完就插嘴问：“你说给我们听听好吗？杜班长！”

杜德生想了想，说：“副连长的故事，要说起来，三天三夜也说不完。他共有七处伤疤，每一个伤疤和给他的每一个奖章，都可以讲出一个动人的故事来，可惜我知道得很少。只有一个故事清楚一点，但也说不完全。我敢说，要叫副连长亲自摆摆他的龙门阵，保险你们会忘了睡觉、吃饭；可就是他不肯说。”他们三人已到了班里，两个新战士还在紧围着杜德生要求着：“那你就把你知道的说说也行嘛！”年轻人就爱听故事。

杜德生确实感到自己笨嘴笨舌说不好，但总比不说强，于是答应了：“好吧！我们就光说说他右眼角上那个伤疤的来历吧。”

这大约是去年8月间的事。当时，领导上叫我和副连长，不，那时他还是排长，还有二班的那个小鬼高立，留下来做群众工作。这一方面是工作需要，一方面也因为排长在剿匪时左腿负了伤，跟不上队伍，而他又想住院，因此，连长就把我们分配

到朱者村。这是一个紧靠着边境的小寨子。

这天夜里，排长正坐在一盏菜油灯下看什么材料。他自从奉命留下发动群众以来，每天都是这样，要是有一件事情没办彻底，他是不肯休息的。因此，我脱掉衣服就先睡下了。可是怎样也睡不着。只见排长不时地揉揉眼睛，抓抓头皮，不住地咬牙叹气，手里的钢笔一会在文件上画个道道，一会在笔记本上摘记些什么。我想，排长白天发动群众，也真够累的了，就说：“排长，天不早了，先睡吧，明天还有工作哩。你不是答应了明天帮刀大妈到地里耨庄稼吗？”

他嗯了一声，又继续做他的工作。

我看见排长没答理我，也不敢再打扰他。我知道排长的脾气，当他正在忙什么或正专心致意的干什么的时候，你就趁早别打扰他，否则他会不高兴的。我这时看到他怒睁双眼，额角上的青筋随着呼呼的粗气一鼓一张，那模样就像在战场上用机枪扫射冲上来的敌人一样。对了，就像咱们在土地改革时候斗争恶霸地主那样气虎虎的。我见他这样子，没有敢再吭气，就睡了。

可是我刚一合眼，忽然“嗵”的一声，把我惊醒了。我以为发生了什么情况，爬起来就抓枪，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排长用拳头捶得桌子响，油灯也被他打得震灭了。我急忙问：“怎么啦？排长！”他像和谁吵架一样喊着：“普忠义，狗日的坏家伙……”我一听才知道他是在骂土匪头子。

当时，边疆的土匪几乎全肃清了，就剩下这家伙还带着几个残兵败卒在扰乱。

我用电筒给排长照着，他点着灯，然后脱去衣服，也上床了。这时，我问他：“你刚才看啥来？”

他说：“看啥来？还不是看的老乡们的控告信！一封一封都告的是普忠义这个混账王八蛋。他干了十几年土匪，不知害死了多少老百姓。这个家伙猾得很像个泥鳅，到处窜扰，我们抓他好

几次都没抓住。我的腿说不定就是他打的……”

排长说到这里深深地吸了口气。我知道，这几天是阴天，大概他的腿伤又发痛了。这时，外面狂风呼呼地吹，树叶叫风刮得沙沙直响，闪电照亮了我们的窗子，接着就是轰隆隆一阵雷声，震得山摇地动。高立被雷声震得翻了翻身，喃喃地不知说些啥，我正要叫醒他，排长按住了我，说：“小鬼够累啦，叫他美美儿睡一晚，明天还有好多事要做哩！”

排长就是这样的人，对敌人哪，他有多大的恨劲都会使出来的。在解放战争中，有一次我们阵地被敌人突破啦，牺牲了好些同志，他端起刺刀就和敌人拼。嘿，穿得敌人乱叫唤，他连眼都不眨一眨。可是，对待老百姓和同志那就不一样了，同志们如果有个头疼脑热，他可像个老妈妈一样的坐在旁边，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爱和恨极其分明。

当时，我问排长：“老百姓的控告信里有没有普匪的消息？”

他说：“有是有，就是捉摸不定，刚才我看的控告信上，知道他一天内就到过四个村子：在糯福抢了一头牛，在糯里强奸了一个姑娘，在猛木绑走了一个老乡，在岩上寨还把一个老乡打死了。听说逃亡到国境以外的李弥残匪，最近给了他一个什么司令官的名义，使他更加猖狂，到处造谣生事。他威胁老百姓说：‘谁要听共产党解放军的话，就要谁的脑袋！’老乡们心里恨透了这家伙，他们都要求我们能给他们除了这个害。可是这家伙狡猾得很，我们前几次去捉他都扑了空！”排长说到这里，紧握着拳，在床铺上又是“嗵嗵”敲了两三下。他越气越急，越急就越睡不着觉，于是干脆坐了起来。

我也想，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工作本来进行得很顺利，但是自从普匪一窜扰，工作就有些困难了。老乡们虽然听我们的话，但也怕普匪。普匪一造谣恐吓，老乡们有些可以做的事情，就不敢做了。于是，我就对排长说：“咱们哪怕三天三夜不睡觉，

也要先想法子干掉这个家伙。”

这时，一个突然的闪电把室内照的雪亮，我看到了排长焦急的表情，他的话给一声巨雷掩盖住了。接着，大雨就像天裂了缝一样，哗哗地泼下来。

反正，它下它的，我们还是说我们的，不觉一扯就扯到了半夜两点来钟。我们正谈得起劲，忽然排长把我推了推说：“你听，是不是有人叫门？”我侧着耳朵听了听，可不！半夜三更，下这么大雨，是谁叫门呢？我们怕发生意外情况，赶紧把高立喊醒，披上衣服，拿起枪就朝门外走。这时外面又传来撕心裂肺的急切喊声：“大军同志！快救命呀！”奇怪，是个女人的声音，而且她的嗓子都已经喊哑了。我正要去开门，排长拉了我一下，说：“慢点！”原来他是怕出意外，要和高立掩护着我。他的警惕性可高着哩！

门一开，一个老大妈跌跌撞撞地走进来，她浑身上下湿得像刚从大水缸里捞起来一样。排长也从门后走出来了。我们关好门，把她带到家里。排长安慰了她半天，这位我们认识的甘大妈才擦干了眼泪，不住地抽噎着说：“同志呀！叫我们可咋个活！今天土匪又带了一帮人到我们村子里来了。我早上刚好上山不在家，下午听到消息赶回去，哪里知道我的儿媳妇被他们关在家里，我的儿子被他们弄到什么地方，不知死活！他们在我家门口站上了岗，不让我进，我硬要进，被他们踢了出来。我只好在别人家躲了躲。天一黑，我才来找你们。同志，请你们替我报仇呵！”

大妈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伤心极啦！排长听罢，剑眉倒立，狠狠地把拳头猛一捏，睁大两只发怒的眼，问大妈：“你可认识他？”

大妈说：“咋个会认不得，就是把他烧成灰我也认得出来。可就是人家有枪有人，老百姓总有些害怕呀！你早几天在我们村



讲组织联防队的事情，那真是穷人心里的话，我们都想组织。可是我们又怕他，怕被他听到可不得了呀！”

排长没等大妈说完，站起来走近大妈：“你所说的就是普忠义？”大妈哭着，点了点头。排长把两只拳头猛的一挥，扭身对我和高立说：“检查武器，马上出发！”我一听高兴极啦。可是我又想：排长腿上的伤没好，走路都不方便，怎么能去呢？于是我就对他说：“你不能去，这任务交给我们两人，保险没问题。”排长还没答话，大妈就说：“不行，同志，土匪光我看见就有两个，门口还有岗，你们两个娃娃可去不得。三拳难敌四手呀！”经大妈这一说，排长毫不迟疑地说：“一齐去！”他下定了决心，然后扭头又朝大妈说：“到你们那边大约有三十里路吧？”

“有！”大妈收住泪，以感激的目光看着排长，接着说：“走小路近些，只有二十来里，我给你们带路。”

排长又忧又喜，忧的是怕累坏了大妈；喜的是大妈这样好，太感动了！他激动地笑了笑，然后把自己的雨伞递给她。大妈死活不接：“你呢？”

“我们当兵的，男人，不怕。”排长拍拍自己的胸脯。他们两人为了一把雨伞推推让让，我怕误事，就把自己的油布给了大妈。大妈对我说：“你呢？孩子！”我说：“我有办法！”就跑到外面摘了片大芭蕉叶盖到头上。然后我们就跟着大妈走了。

在路上，我只怕排长腿支持不下来，谁知道他却一步也不掉队。这时我才信服人家讲的一句话：排长是在战争的烽火中锻炼出来的真英雄。

我一看大妈，她老是走在我们前面。这个大妈是拉枯族，爬了一辈子山，再加上她报仇心切，你想，怎么不跑得快。一路上她很关心我们，前面一有动静，她就叫我们停住，一个人先过去，我和高立自然是不愿落后，抢到我的前面去察看动静。

不管下多大的雨，也不管路多滑，我们专门选择荒山僻路，